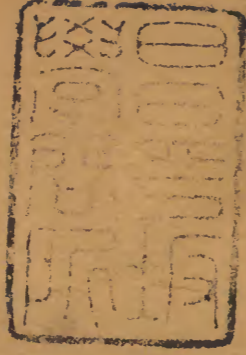


朱子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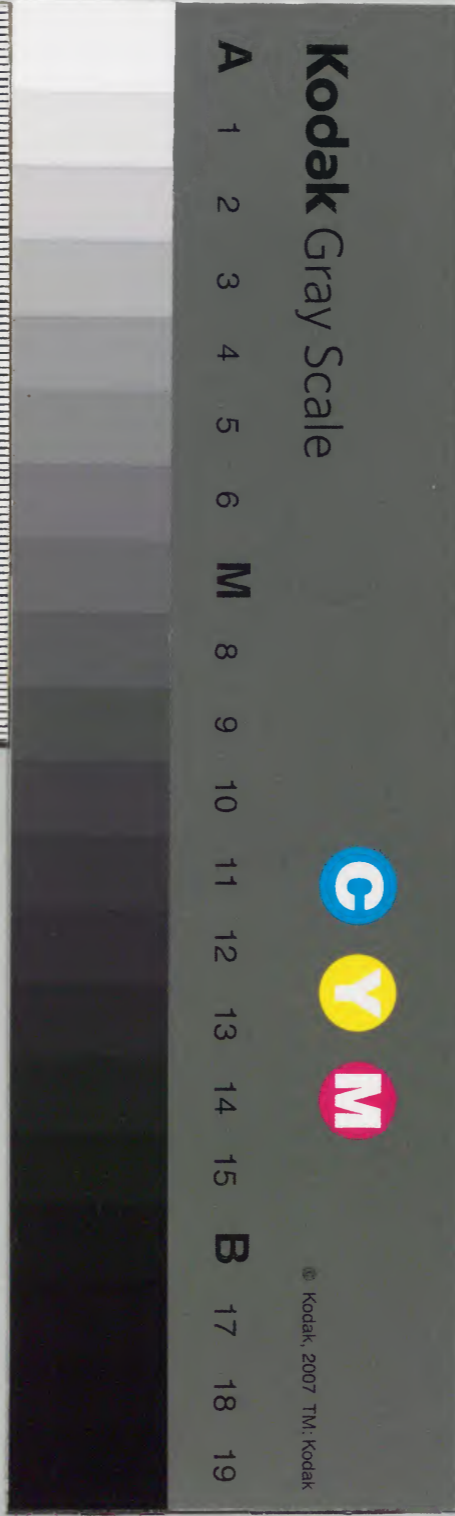


			五	漢
			二	書
			六	門
二	一	五	一	
〇	一	〇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論語精義三下四上

庫文閣内				
五	五			漢
八	二			書
函	六			
二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61
冊數	20 (11)	
函號	298	274



國朝諸君先其... 卷之六
子... 用... 曰... 曰...
...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三下

雍也第六

淺草文庫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伊川解曰仲弓才德可使爲政也

范曰仲弓可以爲諸侯故夫子與之言皆治國之事論語可見矣

謝曰簡以臨之莊以蒞之爲人上之道也仁而不佞其才宜如此故曰可使南面

楊曰仁足以長人然後能治其國家雍也仁矣故可使南面

尹曰南面謂可以爲政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

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伊川解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則爲疎
略仲弓可謂知旨者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
故夫子云可也 又語錄曰居敬而行簡者居敬則自
然簡居簡而行簡者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蓋先有
心於簡則多却一簡也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又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來喚做敬居敬則自然
簡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
范曰易者乾德也簡者坤德也敬以直內簡以臨人故
堯舜修己以敬而臨下以簡子桑伯子其處已亦若待
人一之於簡而已居敬而行簡堯舜之道也故曰雍之
言然

呂曰此兩章相發明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不見可使之
迹故以後章對子桑伯子之言爲證

謝曰此仲弓聞夫子可使南面之語因以問子桑伯子
不可可也與夫子與曾點因問三子之言如之何之意
同也子曰可也簡其所以可以其簡故也居敬而行簡
以臨其民舉其大而略其細者也居簡而行簡不事事
者也仲弓所知如此其不可以南面乎

游曰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簡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則
簡爲善

楊曰子桑伯子爲聖人之所可者以其簡也夫主一之
謂敬居敬則其行自簡矣故簡而廉居簡而行簡則大
簡矣非臨下之道也

尹曰以其居簡故曰可也中主於敬而行簡不亦可乎
若居簡而行簡則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
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伊川解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顏子所好何學論
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好學夫詩書六藝三
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
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
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
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

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
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
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亾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
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知諸
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
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
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
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
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
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聖人則不怠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息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輝光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怠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

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又語錄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又曰動乎血氣者其怒不遷若鑑之照物妍蚩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又曰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或問不遷怒何也語錄中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是則甚易何須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

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人有可怒之事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猶之鏡焉好物來便見是好物惡物來便見是惡物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者此遷怒者也當其怒能自反於義理之所歸則雖或遷焉蓋寡矣顏子之好學孔子所稱乃先乎此學者可不勉乎且怒一人對那一人說話能無怒色乎有人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則因物而未嘗有怒豈不是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人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橫渠曰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故怒於人者不使遷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於後也又曰怒於人者不使遷於己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范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怒也發而中節謂之和故雖怒而不離於道未嘗遷也不貳過者知幾也學者所以學爲聖人非治心養性不能至也夫子獨稱顏淵他門弟子皆不與焉然則知好學者鮮矣呂曰爲己之至則好學不厭人之有惡己必怒之不使可怒之惡反遷諸己而爲人之所怒是謂不遷怒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謂不貳過皆爲己之至者也

謝曰移此而之彼謂之遷繼而副之謂之貳古之人不貴不怒蓋怒未必不中節至於遷怒則必不中矣不患

有過蓋過不害其爲改至於貳過則必不改矣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之學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以其得天理而忘人欲衆人之所以爲衆人以其滅天理而窮人欲顏子之克己其於聖人孰禦焉是以謂之好學今也則亾未聞好學者也豈其所學止於見聞而已乎

游曰不遷怒者怒適其可而止無溢怒之氣也傳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者遷其怒之甚者也不遷怒則發而中節矣喜怒哀樂不可無也每思要發皆中節之爲難耳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何惡於怒哉記曰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今至於不遷怒則於正心之學可謂自強矣不貳過者一念少差而覺之早不復見之行

事也蓋惟聖人能寂然不動故無過顏子能非禮勿動而已故或有不善始萌於中而不及復行是其過在心而行不貳焉則於修身之學可謂自強矣正心以修身彊而不息此孔子所謂好學而顏子所以三月不違仁也若夫絕學者則心無所於正身無所於修驥然似春淒然似秋天德而已矣此聖賢之辨也

楊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遷怒貳過者皆放而不知求者也顏淵克己復禮則進斯道矣茲其所以爲好學也歟如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彊識爲務則其去聖學也遠矣

尹曰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伊川解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欲資之而爲之請夫子與之釜者所以示不當與也求不達而請益則與之庾求猶未達夫子之意故自與之粟五秉故夫子非其繼富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周之矣原思爲之宰則與之粟九百辭其多故謂之曰苟有餘則分諸鄰里鄉黨蓋思之爲宰有常祿也 又語錄曰冉有爲子華請粟則與之少原思爲之宰則與之多者原思爲宰必受祿自有常數故不得辭子華

出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他理會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他然冉子終不喻也

范曰夫子之道循理而已故周急不繼富以爲天下之通義使人可繼也 又曰取予者義之端也君子無所苟焉可以與則與可以無與則無與也在子華則不與非爲吝也在原思則當與非妄施也故雖多不得辭義可以取則鄰里鄉黨所當及也推此以及天下無不均之患矣

呂曰富而與人分之則廉者無辭於富

謝曰此聖人示人以辭受取舍之道也君子之於辭受取舍之際豈欲悅人之耳目哉文稱其情而已故富有

所不繼豈以一己之私分害天下之公義哉故祿有所不辭與之釜與之庾意其祿秩所當得者如此至於與之粟五秉則繼富矣繼富於肥馬輕裘之家則其於所識窮乏者得我當如何也此可以爲侈觀而不可以爲惠也宰而受粟義也辭粟於爲宰則舜禹之於天下何敢受也此可以爲自潔而不可以爲義要之二者皆未免乎有意至於無意者則非所當與而不與非尚非所當辭而不辭非貪

游曰餼廩稱事所以食功也今原思爲之宰而辭祿不受則食功之義廢矣蓋義所當得則雖萬鍾不害其爲廉借使有餘猶可以及鄰里鄉黨蓋鄰里鄉黨有相贈之義

楊曰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諸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而士或以晉與爲吝寡取爲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者乎

尹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而冉求乃資之與之釜者所以示不當與也求不達其意而請益與之五秉故夫子非之 又曰原思之辭常祿使其苟有餘則分諸鄰里鄉黨者凡取予一適於義而已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伊川解曰疑多曰字角始角也可用時也
橫渠曰犁牛之子雖無全純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范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呂曰祭祀之牛角繭栗角握則用牛之子可知牛色雖不純但駢且角猶可以用山川蓋大者立小者未純猶未害也

謝曰此言人不繫其類也牛色繫於氣稟如何幾有不可變者然犂牛之子有駢且角雖欲勿用不可得者可以人而不如乎蓋人性異於是聖與愚無定也在念與不念耳

楊曰苟駢且角雖犂牛之子不廢也人之有子猶是焉故堯不以瞽瞍而廢舜舜不以鯀而廢禹聖人立賢無方如此

尹曰臣聞張載曰犂牛之子雖非純全然使其駢色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亦必取之謂仲弓苟立其大者人所不棄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伊川解曰回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其餘則日月至焉至謂心存於仁非能至仁也 又語錄曰三

月言其久過此則聖人也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少有

私欲便是不仁

一本注云此段周恭先所錄乞改先生曰如此是頤著書也恭先固請先生遂

親爲改定此說

又曰日月至焉而已矣與久而不息者所見

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然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 又曰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

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終久於仁也 又

曰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成德事

一本然下
有非字

橫渠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
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范曰回之於仁一時而不變則其久可知其餘則有時
而至焉不若回愈久而弗失也夫子之於仁慎其所以
取與人者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猶不得見
焉唯獨稱顏子三月不違其可謂仁也已

呂曰仁之為德兼容遍體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唯
聖人性之然後能不息賢者身之可久而已其下隨其
力為至之久近也三月不違可久也以身之而未能性
之故久則不能不懈 又曰君子之學必致養其氣養

之功有緩有速則氣之守有遠近及其成性則不繫所
稟之盛衰如顏子之所養苟未成性其於仁也至於三
月久之猶不能無違非欲違之氣有不能守也則日月
至焉者從何如矣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其義將與
天始終無有歲月之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如聖人則
不可以久言 又曰大而化之則氣與天地一故其為
德自彊不息至於悠久博厚高明莫之能已也其次則
未至於化必繫所稟所養之盛衰故其為德或久或不
久觀使之然非致養之功不能移也如顏子所稟之厚
所養之勤苟未至於化雖與日月至焉者有間然至於
三月之久其氣亦不能無衰雖欲勉而不違仁不可得
也非仁之有所不足守蓋氣有不能任也猶有力者其

力足以負百鈞而日行百里力既竭矣雖欲加以一鈞之重一里之遠而力不勝矣故君子之學必致養其氣而成性則不繫所稟之盛衰所謂縱心所欲不踰矩不勉而中不怠而得者安得違仁者哉可久賢人之德顏子其幾矣

謝曰回之爲人語其所知雖出於學然鄰於生知矣語其成功雖未至於從容亦不可爲勉強矣三月不違仁仁熟矣特未足以語聖也亦未達一間之稱爾三月特以其久故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

游曰仁人心也不可須臾離也猶飢之於食渴之於飲一日闕之則必顛仆餓踣而殞命矣人心一日不依於仁則不足以爲人焉仲尼嘗歎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當時之人不能一日用其力於行仁又安得以仁存心三月之久如顏子哉違者對依而言之不違則心常依於仁矣

楊曰三月不違未能無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與日月至焉者異矣記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蓋非聖人不足以與此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爲可知矣

侯曰顏子三月不違仁便是不遠而復也過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便是聖人孔子許顏子者常在欲化未化之間顏子所以自處亦如是又曰如天地一元之

氣化育流行無纖毫間息斯可謂之仁矣

尹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日月至焉心存於仁而不久故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伊川解曰季康子問仲由子貢冉有其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者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范曰季康子問弟子可用之才夫子各以其才而告之子謂仲由可使治千乘之國賦冉求可使爲百乘之宰而由也自謂爲千乘之國可使有勇求也自謂可使足民蓋二子之志止於如此故曰果曰藝及其相季氏也爲具臣而已矣子貢之達可以使四方而貨殖爲之病三子者及聖人之門猶如此臣是以知天下之才難也呂曰果則有斷達則不滯藝則善裁皆可使從政也謝曰夫子嘗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學者豈徒誦說云乎故將事事而見於民物之間也此豈優游不斷無智不才者能之乎果達藝有一於此然後足以從政也三子聖門學者其性行或侃侃或行行於克己獨善雖季氏猶知其有餘也而特以從政問於夫子蓋陋儒之所短正在乎此

楊曰片言可以折獄以其果也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然後謂之達知禮樂射御書數然後謂之

藝三者有一焉則於從政乎何有

尹曰人各有所長能取其所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伊川解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范曰閔子顏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以仲弓之賢猶爲季氏宰若顏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謝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騫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如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有不然者公山弗擾佛盼亂人也召夫子夫子欲應之季氏雖不

臣夫豈不知我而欲以爲宰也閔子辭之何也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蓋其變化莫測人雖欲殺之亦不可得也况得而污之乎自聖人而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於衛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二子本心哉蓋旣無先見之智又無克亂之才故也則閔子其賢矣乎

楊曰孔子之門惟顏淵閔子未嘗仕蓋隱而未見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於二子見之矣

尹曰仲尼之門不仕于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范曰夫子於顏淵之死冉伯牛之死皆曰命也言天之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能盡人之道則能窮理窮理則能盡性盡性則至於命故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爲非人之所取也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非天之所爲也顏淵冉伯牛皆盡其道而死者故曰命謝曰疾者卧於牖下屬纊以候氣絕之時故趙簡子誓其衆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自牖執其手曰亾之蓋夫子與之永訣之意說者以爲惡疾不欲人見恐不然善人之死不必夭折然後謂之不幸故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故曰命矣夫

侯曰夫子嘗以德行稱伯牛矣於其將亾也宜其重惜之故再歎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言非可愈之疾亦不幸短命之意也

尹曰牖牖下也包氏謂有惡疾不欲人見恐其不然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明道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有一作樂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伊川解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或問顏子在陋巷

言精義卷三十一
而不改其樂與貧賤在陋巷何以異先生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又曰仁者在已何憂之有凡不在已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入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曰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侁以語毘陵鄒公浩公曰吾今始識伊川面 又曰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者不與存焉 又曰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先生在講筵嘗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及當講此章門人皆疑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范曰顏淵之樂一簞瓢不損雖得天下亦不加焉其所學者道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顏子豈樂夫陋巷哉處貧賤而不變則富貴亦不能移矣夫處貧賤而能樂則處富貴而能憂博施濟衆修已以安百姓堯舜猶以爲病此富貴之憂也

呂曰禮義悅心之至不知貧賤富貴何以吾之憂樂 疑謝曰有所欲不得所欲則不樂回也心不與物交故無所欲無不得其所欲此所謂天下之至樂於此將以求

顏子之用心果何所在且不可得而况改其樂歟
游曰非樂箠瓢陋巷也不以貧窶動其心改其樂也知
其所樂則知其不改

楊曰居天下之廣居其樂孰加焉豈陋巷箠瓢之貧能
改之哉故夫子賢之學者知顏淵之所以樂則可與入
德矣

尹曰箠瓢陋巷非有可樂能不以衆人之所憂改其樂
故曰賢哉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
廢今女畫

伊川解曰冉有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
爲學爲已未有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所謂力不
足者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

范曰冉求學於夫子不能有終而患力之不足此丘陵
學山不至於山者也堯舜之道行之則是豈曰不可爲
哉

呂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如不幸是廢決不能行冉有
不行非力不足也自畫而已

謝曰欲爲而不能爲是之謂力不足能爲而不欲爲是
之謂畫以畫爲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
用力豈有不足者其亦未知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
子之道豈有畫也

楊曰今女畫謂其非力不足也蓋求也退故孔子每進
之如此

尹曰力不足者必中道而廢今求也非力不足也自止之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伊川解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范曰君子儒學其內小人儒徇其外君子所治者本小人所務者末子夏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夫子以其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故以此戒之

謝曰志於義則大是以謂之君子志於利則小是以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也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而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是以夫子語之以此

楊曰君子小人之分善利之間而已

尹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而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伊川解曰行不由徑動必從正道 又語錄或問徑是

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一人因送葬回被僕者引自一小路歸已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使於往來由之何害

范曰武城之爲邑小而未嘗無賢人焉子游爲武城得其人則治道斯已矣故夫子先以得人爲問夫以武城猶不可以無人也而况天下豈無其人哉其可以無人

而治乎故舉武城則天下可知矣澹臺滅明以不至偃
室爲賢天下之大必有不召之臣則君尊而國重矣
謝曰觀善人者於小事猶足以知之如觀水之瀾可以
知其有源也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亦可
以知滅明之賢矣行不由徑蓋其意無欲速非公事未
嘗至於偃之室蓋其意不爲煦濡以媚悅人觀此則澹
臺滅明簡易正大之情可見矣

楊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澹臺滅
明者非直道而行正已而不求於人不能若是也後世
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
氏之徒其孰能知之以爲得人乎
尹曰行不由徑動必從正道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
不進也

范曰有功而不伐唯禹能之戰勝者以先爲功不勝者
以後爲功凡衆必有爭故以讓爲美功必有矜故以謙
爲美夫子之於人苟有善必稱焉取其合於理者以教
人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呂曰人之不伐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反不伐則以言以
事自檢其功加於人一等矣

謝曰人能操無欲上人心人欲自滅天理自明大道其
必得之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蓋亦未
知所以擇術也擇術之要莫大於不伐久之則凡可以
矜已夸人者皆爲餘事矣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

言言精義卷三十一
十八
敢後也馬不進也則其於不伐亦誠矣後之學者無志於學則已有志於學師孟之反可也

楊曰殿而後而自謂馬不進故夫子稱其不伐則其功著矣

侯曰孟之反殿魯之師有功而曰非敢後馬不進也可謂不伐矣

尹曰師奔而殿是難能也而又不有其功故稱其不伐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伊川解曰無祝鮀之巧言與宋朝之令色難乎免今之世必見憎疾也 又語錄曰佞才辯也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難免今世之害矣 又曰祝鮀佞所謂巧

言宋朝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

范曰祝鮀口柔宋朝而柔有朝之令色而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此疾時之好佞也人君豈可不以佞爲戒而遠之哉

呂曰惟巧言令色可以免今世之患

謝曰蓋惡直醜正衰世之風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

楊曰世衰道微遊談之世方以辯給相傾非巧言令色以取容說難乎其免矣言此蓋傷之也

侯曰而字疑爲不字

尹曰無鮀之巧言與朝之令色難免乎今之世必見憎疾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伊川解曰道不可須臾離也事必由其道猶出入之必由戶也

范曰行必由道如出入必由戶人皆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蓋由之而不知者凡民也知而由之者賢人也知出必由戶則無穿窬由徑之行矣知行必由道則無非僻不正之心矣

呂曰出而不能不由戶則可行而非達道也哉

謝曰道之得名以其人由之而不可離也近在父子夫婦之間視聽食息之際果可以離人乎哉自異端起或槌提仁義或絕滅倫類然後人始疑道爲虛無寂寞矣楊曰道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

尹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由戶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伊川解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 又語錄曰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管文籍之官也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范曰凡史之事皆文勝質者也失其義陳其數者史也國有史記亦主於文而已無取於質也野人則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故野矜疑史文質之反也庶人之在官者亦曰史則與野人異矣不野不史然後謂之君子

呂曰史者治書之稱治官府之文書曰史即府史之史善爲辭說亦曰史即國史之史

謝曰禮不下庶人故其容多僬僬君子攝以威儀故其

容多濟濟如曰質猶文也則其容僬僬可以爲君子矣
如曰文猶質也則其容濟濟可以爲君子矣然而皆不
君子者蓋德不足必無文質相稱之理欲直情則不免
於野欲修容則不免於史其惟君子然後能文質彬彬
乎此發於自然見於面蓋於背施於四體者也此觀人
之大要

楊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二者不可以相勝故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然質之勝文則有其質矣猶之甘可以受
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
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尹曰史文勝而理不足也唯君子文質得其宜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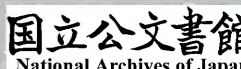
明道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

伊川解曰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

橫渠曰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
福於罔則免難於苟也

范曰人之性善故其生直直誠也罔無知也生於鄙詐
之心非人道也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愚之至也
此豈其性哉不能明於善也直則生明罔則生暗故學
而不息則罔息而不學則殆結繩以佃以漁亦曰罔以
禽魚無知而罔之也罔則爲惡將無不至其能免者幸
呂曰凡人之生直道而行足以免於世無常之人其免
也幸而已罔如網無常者也

謝曰順理爲直天地神人之所共好也人無一不慊於



論語精義卷三十一
二
理義則仰不愧俯不忤不見非於明不見責於幽其血氣亦將安佚恬愉此其所以能生於罔則不直不直者不惟內焦勞於血氣亦天地神人之所共惡也此其不死亦幸矣

游曰直者循理之謂也惟其循理故能盡生之經與直養之直同至於姦罔則去直也遠矣

楊曰人者盡人道者也不益生不助長故其生也直不誠無物則罔有死之道焉其生也幸免而已 又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醯證父爲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人於幼子嘗示無誑所以養其直也有素矣

尹曰直性也罔失性者也幸而免謂得免者幸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遊它

人之園囿樂之者則已物耳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伊川解曰非有所得安能樂之 又語錄曰知之必好

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底事果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得之理 又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爲已之所有

范曰知之者不如好之篤也好之者不如樂之淡也學至於樂之而後可以語成矣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者天下之至和

也

呂曰知之則不惑好之則勉樂則不可已也

謝曰知有是理未必爲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未必無所厭故不如樂之者至於樂則無欣厭取捨性於是矣楊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則知之非難矣知之而不能期月守者好之不至也好之矣必心有得焉而後樂此知好樂之辨也

尹曰知之者知有是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安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明道曰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

伊川解曰才卑而語之高安能入也 又語錄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范曰中人以上可入於上智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可入於下愚故不可以語上人之性善有可以語上有不可以語上由學與不學故也

謝曰此論上下之分非不移之品特語其操術淺深蓋未足以及之者語之無益

楊曰有中人上下者氣稟異也不失人言唯知者能之尹曰才卑而語之高未有能喻者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明道曰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其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 又曰先難克已也 又曰務民之義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瀆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

伊川解曰能從百姓之所義者知也鬼神當敬也親而求之則非知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又語錄曰民亦人也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爲知 又曰只此二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曰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

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又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惑不敬佛者只是孟浪不信然則佛當敬乎曰佛是胡人之賢知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行忌太白之類如太白在西方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向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者耳 又曰有爲而作者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范曰君子之所有事惟振民育德而已務民之義所以振民也鬼神幽而難明敬而遠之所以明民也仁者先

難而後獲者所以有德也

呂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此樊遲可進於知與仁之實

謝曰務民之義知以義爲利者也敬鬼神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也兩者皆非淺近者所可窺是以謂之知難如射之有志若跣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其心不易其必有獲矣於此時可以見仁焉

楊曰知者知仁義而不去是也樊遲學稼圃民務之事而已非義也記曰之死而致死之知者不爲也又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蓋惡其褻也幽明異域而致親焉知者不爲也故問知以是告之仁者其言也訥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則不可易爲也在熟之而已故問仁以

先難後獲告之

尹曰能從百姓之所義者知也鬼神當欽者親而求之則非知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其所獲仁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伊川解曰樂喜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通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

又語錄曰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也知者樂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肢 又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淡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又曰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范曰知者運而不息故樂水仁者安於所止故樂山動則能和故樂靜則能久故壽非深於仁知者不能形容其德也

呂曰山水言其體動靜言其用樂壽言其效精義入神庸非樂乎澤及萬世庸非壽乎

謝曰仁知合謂之聖自非聖人仁知必有所偏故其趨向各異則其成功亦不同也內有所感斯外有所樂此樂山樂水所以不同也以其動是以周行而不殆以其靜是以獨立而不改以其成物是以動以其成已是以靜以得其用故樂以盡其性故壽若夫無樂也無所不樂也動亦靜靜亦動仁知不足以名之蓋其所樂有不存焉者矣况壽乎

游曰仁者安仁得於所性之妙不逐末不忘本不逐偽以喪真不殘生以傷性可以保身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享年享國皆可長久若堯舜文王皆度越百歲是也楊曰利之故樂水安之故樂山利故動安故靜批大卻導大窾物莫得而櫻焉故樂靜則復則與天爲一故壽尹曰知動也猶水之通流仁靜也猶山之安靜得其樂者知也得其常者仁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伊川解曰夫子之時齊疆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廢舉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又語錄曰齊經管

論語精義卷三下 二十一
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如此
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至漢尚言魯之學天性此
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魯太公亦未嘗之
齊又謂齊經田常弑君無君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又
曰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
可一變而至於道

橫渠曰魯政之弊御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并
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范曰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故其變也易齊一變可
使如魯之治時也魯一變可使如周公之有道也子曰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魯有周公之典法存焉可
舉而措之一變而至道非聖人之所難也孟子以齊王
猶反手也况夫子之於魯乎

呂曰齊政雖修未能用禮魯秉周禮故幾於道

謝曰齊魯之異非周公太公遺化不同齊自管仲之後
與晉楚爭霸而不法先王隆禮義者多矣至於魯獨以
弱守國故其氣骨有近於王道而况周公之典籍猶在
人存而政舉一變可以至於道矣

游曰齊雖疆大經威公一變而爲霸則王道不復存焉
魯雖削弱而周公之法則猶在有王者作取法於魯則
如武之道翕然丕變矣

楊曰魯雖失道而周公之法猶存焉齊更管仲則其法
併亾矣故齊一變至於魯而已魯一變則至道

尹曰齊自管仲用霸道變亂太公之法盡矣魯雖曰廢

隆周公之法而尚有存者未嘗變亂故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伊川解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君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又語錄曰觚之爲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

范曰觚之爲器必有法焉不合於法則不觚不觚則不足以爲器矣故曰觚哉舉一器而天下莫不皆然人而不德則不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呂曰名失其實非特在觚

謝曰觚之所以爲觚者以其合度也器不合度尚何觚之可名哉猶學者一不中節雖賢者猶爲過之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禮非禮也雖義非義也

楊曰名者人治之大故孔子爲衛以正名爲先觚而不觚則何爲哉

尹曰觚之不觚不得爲觚矣猶爲君必盡君道爲臣必盡臣道推之事物亦如是而已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明道曰宰我言如井有仁者當下而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又曰言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伊川解曰宰我問仁者好仁不避難雖告之以赴井爲

仁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之於不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

范曰宰我以為仁者唯善之從或告之以井有仁焉其將入井而從之與夫子以為不然君子可見不善則去可逝而去也而不可使為不義入井則陷於非義也可欺以其方不可陷以非其道如校人之欺子產是也豈以井有仁而遂從之乎宰我信道不篤憂為仁陷害而不知孝子仁人之於不義雖君父之命亦不從也豈得而罔之乎

呂曰井有仁焉猶言自投陷穽以施仁術也已已自陷仁將何施當是時也君子可往以思救不能自陷以行救可欺之以可救不可罔之使必救

謝曰不可逝不可欺則是逆詐僨不信也可陷可罔則是不知也仁者之所為正不如是宰我親炙於聖人尚疑仁者之用心則信乎仁者之難知也

楊曰君子之於人不逆詐不僨不信則疑若可陷也故宰我以是問之

尹曰宰我問仁者不避患難雖告之以赴井為仁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有往不可陷以不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明道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道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

伊川解曰博學而守禮雖未知道亦可以弗違畔於道矣或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再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此同否曰這箇則是淺近說言多見聞而能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學於夫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見者也又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橫渠曰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而去范曰楊雄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寡聞則無約也學文者莫不欲博能約之以禮則不至於流矣夫如是僅可以不畔於道而已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猶農夫之無疆場也其不入於異端邪說者鮮矣

呂曰學貴造約愈約愈深博文約禮非其至者然在人

謝曰知博而不知約則失於無統知約而不知博則失於無徵由博而知約猶知四旁而識中央也故可以弗畔蓋此道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可窮之事業反而求之一身則有不可二之理義由事業故有文由理義故有禮其禮雖一然不由博而徑欲取約者恐不免於邪遁也

楊曰博學於文不知所以裁之則或畔矣約之以禮所以裁之趨於中而不出於大防則弗畔矣

尹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違畔於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伊川解曰南子非正衛君以爲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

不願見安能拒之乎子路以夫子之被強也故不悅夫子爲陳不得已之故而謂之曰吾道之否塞如是蓋天厭之猶天喪予也 又語錄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以孔子本以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歎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否音乃泰否之否 又曰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矢之曰予所以否塞者天厭之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矢陳也 又曰經是邦必見其寡小君則孔子之見南子禮也然子路不悅孔子何以不告之曰是禮也而必曰天厭之乎曰道之將興也與使孔子而得志則斯人者何所容也否則安得不歸之天厭之哉 又曰見所不見古者大饗夫人有

見賓之禮靈公以妾爲夫人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
於是時豈得不見
橫渠曰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勝南子苟以是心至放
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范曰古者仕於其國必見小君禮也南子以不正聞於
諸侯夫子以事衛君則禮當見之既以爲君豈以略其
禮哉子路未達故不悅夫子以子路之野不可以禮告也
直誓之而已所以責之使淡息也予所否者有不合於
禮不由其道也天厭之者棄絕之也
呂曰道之不行天實厭之此聖人所以不遇小君禮所
當見南子無德子路所以不悅孔子以爲使我不得賢
小君而見之天厭乎吾道也矢陳也

謝曰見南子在當時君臣宜淫豈以爲非禮在子路之
意獨不然直以爲免夫子是以不說孟子嘗謂夫子於
衛靈公有際可之仕至於此則行道之意其亦已矣故
於子路不悅也直其理而語之曰我之所否者非人也
天之所厭者胡爲不悅哉樂天而已矣

楊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衛人
以爲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不
見則亂羣矣使孔子而得位則以妾爲妻者固將正之
也否而無可爲之時則天實厭之人如之何哉子路不
說包羞者也蓋過乎中則失所謂包承者矣 又曰南
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爲妻五霸之所不容况孔子而可
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之時窮爲旅人不

得而正之者天實厭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
衛之人皆以爲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
孔子安得而不見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此大人處否
而亨之道也

尹曰臣聞師程頤曰南子非正而衛君以爲夫人使見
夫子夫子雖不願見安能拒之乎子路以夫子爲被強
也故不悅夫子爲陳不得已之故而謂之曰吾道之否
塞如是蓋天厭之猶天喪予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伊川解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
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又語錄曰中庸
之爲德民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

范曰中庸者無過與不及而可常也君子之行不爲過
則爲不及夫惟過與不及是以不可常此道之所以不
明不行也故中庸爲難民言鮮能者人皆有是德而鮮
能也明乎中庸之道則人皆可以爲堯舜矣

呂曰中庸者經德達道人所共有人所常行不能至者
不能久而已

謝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爲也中不可爲是
以民鮮能久矣

楊曰夫道止於中而已矣過乎中則爲過未至乎中則
爲不及也故以中庸爲至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是鮮久矣或問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
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有屋之極所處則至矣

下是爲不及上焉則爲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則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亦猶所謂至也 又曰道止於中而以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唯中爲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以其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賢智之過也道中庸而不及乎高明則愚不肖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者也以爲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失之過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也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爲孝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能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爲聖賢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侯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故能久矣易之恒曰君子立不易方恒久也聖人得中故能常久而不易

尹曰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人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曰民鮮能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明道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博施濟衆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博施濟衆乃功用也又曰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又曰博施濟衆非聖人不能何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立人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豈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又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以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伊川解曰博施厚施也博而及衆堯舜猶病其難也聖

人濟物之心無窮已也惟患力不能及耳聖人者人倫之至惟聖人能盡仁道然仁可通上下而言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曰恕者爲仁之方也又語錄曰論語有二處說堯舜其猶病諸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而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者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而治不過九州者聖人之心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又曰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又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

言言精義卷三十一
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修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 或問博施濟衆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旣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舜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也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矣 或問堯舜其猶病諸曰聖人之心何時而已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也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至極也旣通人理之極更不可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

仁道亦曰仁而已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是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卽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仁道 又曰孔子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何也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言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又曰方術也 又曰方道也 又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 又曰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淡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或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別

言言精義卷三十一
三十一
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又曰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爲聖譬由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故博施濟衆乃聖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 又曰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之至仁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爲仁之方也醫書謂手足風頑謂之四

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橫渠曰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范曰博施者德無所不施也濟衆者人無所不濟也普天之下無幽遠不及乃可爲博施億兆之衆無一夫不獲乃可爲濟衆此雖堯舜亦病未能也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孟子以爲聖之任言能以天下之民爲已任而息濟之也夫自以爲不足則將有餘伊尹任之故以爲辜堯舜性之故以爲病此所以參於天地也子貢

疑此未盡於仁而不知乃聖之事夫學者以大爲小以小爲大皆未識夫仁者也

呂曰博施於民仁之事能濟衆聖之事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博施濟衆乃聖人之事堯舜猶病非子貢所及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謝曰博施濟衆亦仁之功用然仁之名不於此得也子貢直以聖爲仁則非特不識仁并於聖而不識也故夫子語之曰必也聖乎又舉仁之方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亦非仁也仁之方所而已知方所斯可以知仁猶觀天地變化草木蕃鮮可以知天地之心矣楊曰堯舜之仁不徧愛急親賢而已以天下之廣人物

之衆而欲博施而濟之雖堯舜不能不以爲病也君子之仁豈謂是哉觀孔子所以告其門人其義可知矣故顏淵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爲仁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所謂仁者何事於博施濟衆乎我欲仁斯仁至矣故又告之以爲仁之方使知所趨也由是而求之斯得仁矣

尹曰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聖人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也然於養有所不贍若此之類病其施之不能博也聖人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然其治不過九州若此之類病於濟之不能衆也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難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非仁小而聖大也蓋仁可以通上下而言聖則其極也今有一事之仁亦可

謂之仁至於盡仁之道亦不過曰仁而已盡仁之道非聖不能故曰必也聖乎推己之恕以及人乃爲仁之方也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三下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四上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伊川解曰傳述而不作信古而好之自比於老彭也

又語錄曰述而不作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范曰夫子之於六經未嘗有作焉皆述也信聖人不欺後世故能好古不信則不能好也堯舜稽古亦述而已矣亦信而已矣竊比於我老彭所以尊古人言不自我始也人君豈可不以先王爲法哉

呂曰老聃彭祖殷周之老成人二者皆老彭之事故孔子取之

謝曰事有述有作至於道則無述作之殊時有古有今

詩言卷四
一
至於道則無古今之變夫子謂二三子之意以爲我既
聖矣恐其矜已而造異也其義若曰我何以異於人哉
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自比於老彭耳彭之爲人不
可考其誰何要之必其則古昔稱先王以名世者
楊曰孔子於我老彭不同道而竊自比之者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而已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然則孔子亦有作與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
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
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前此未之有謂之作者
以是然而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
於是三者加損焉蓋亦述之而已矣
尹曰老彭不可考也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亦然信

古而傳述之不敢當作者云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伊川解曰默識而無厭倦者有諸已者也何有於我哉
勉人學當如是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
且智夫子旣聖矣以仁智而言也又語錄曰默而識
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
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言顏子退而省其在已者亦足
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也
范曰聖人之於言皆不得已默而識之者不言而喻也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三者皆進德而不已故夫子
自以爲有之

呂曰默識所以存諸心學不厭所以成諸已誨不倦所

以成諸人合內外物我之道也我之道舍是三者復何所有

謝曰識非知識之識乃誌識之識默而識之猶曰默而不忘也蓋人之於道有所見所聞或終身誦之者可謂好矣非默而識之有書諸紳者矣非默而識之蓋已與道未免爲二物也至於默而識之神與道契譬猶以水投水方且滿意自得何暇發於言語之間哉此道聽塗說聖人不罪其掠美攘善特哀其德之棄也學不厭誨不倦子貢常論之矣

楊曰默而識之蓋有言意之所不能及者學而不厭智也誨人不倦仁也仁且智則既聖矣是乃所以爲夫子也

尹曰默識而心通力學而日新勤以教人孰能若孔子者哉則而效之入德之序也充而至之則聖人矣曰何有於我是以勉學者云耳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伊川解曰憂如是則德日新矣

范曰德必修而後進學必講而後明徙義以崇德改過以修慝憂此四者所以爲人法也

謝曰見道易惟修德然後可以得道言道易惟講學然後可以明道聞義不能徙與不聞同不善不能改則安於自棄矣此四者自衆人觀之亦豈爲顯過哉聖人則以爲終於此而已此非聖人之憂也與孟子所謂飽食

煖衣佚居而無教聖人有憂之其意同

楊曰德之不修則無以誠身學之不講則無以明善明乎善矣而勇不足以行之則難於進德矣是宜憂也尹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至之聖人猶憂之况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伊川解曰申申和適之貌天天溫裕之貌 又語錄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天天是舒泰氣象此皆窮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或問人之燕居形氣怠惰而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來緱氏問居中其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

尹和靖言親見先生稱道劉質夫如此非呂與叔也范曰申申舒遲也天天和樂也申以言其體天以言其心君子之行惟敬與和而已在外則敬在內則和此以進德而不已也

呂曰申申舒而不至於倨天天屈而不失其和皆溫舒之貌

謝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形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

言言卷四
四
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踧踖屏氣之時是
以其色天天此之謂中節

楊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燕居不爲容色故
如是蓋其心廣體胖而形諸外者自爾也

尹曰申申和適之貌天天溫裕之貌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伊川解曰夫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
志慮衰矣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
故孔子曰吾衰也久矣 又語錄曰孔子初欲行周公
之道至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故自謂
不復夢見周公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夢
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傳說如何曰此誠意所感故形

於夢 或曰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
夜夢見之無害乎曰雖是善事心亦動也凡事有兆朕
入夢者無害捨此皆妄動曰孔子夢見周公如何曰此
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
周公及旣衰知周道之不可行不復夢見也 或問聖
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否孔子昔嘗夢寐間思周公後
不復思耳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卽非聖人曰聖人
無夢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或不息而夢
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聖人夢異於此高宗夢傳說真有
傳說在傳巖也

橫渠曰無意我固必然後範圍天地之化縱心而不踰
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縱心莫如夢見周公志也

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范曰吾衰者老將至而道不行也 又曰孔子習周公蓋常欲天下如周公之盛復夢見猶不可得而况於目覩之乎閔時之不復興也

謝曰聖人開物成務誠不厭健不息不以愛身而自佚也故孔子於東周之事夢寐以之及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然後無意於經世則其不復夢見周公不亦宜乎然非聖人之私意蓋天之無意於斯文也何以知天之無意於斯文觀聖人可也豈惟以此知天心聖人亦自考也故於吾道之衰不必言明王不興特曰吾不復夢見周公

楊曰方其盛時息欲爲周公之事或形於夢寐道不行天下無可爲者夢見不可復况欲以其身親爲之乎故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則與盛時異矣尹曰夫子有意於當世常欲興周公之治及其志不能就以至於衰老故歎曰不復夢見周公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伊川解曰學者當如是游泳於其中 又語錄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耳德者得也在已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著於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橫渠曰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又曰藝者日爲之分義也涉而不有過而不

存故曰游

范曰道不可須臾離也故志之德者得於身也故據之仁者無不愛也故依之藝者可以廣業也故游之明於此四者則可謂善學矣

呂曰志所存據所執依所行游所養

謝曰志於道志猶言趨向闕非道志道譬則戴天舉目無不在據德譬履地有方所矣依於仁猶魚之依水顛沛造次不離也藝無之不害爲君子有之不害爲小人故時出而習之游如羈遊之遊

游曰志於道者念念不忘於道也念念不忘則將有以宅心矣宅心於道者無息也惟精也無爲也惟一也惟精則無偏此道之大中惟一則無變此道之大常堯授

舜舜授禹至於允執厥中則志於道之效也據於德者止其所而自得也自得於己無待於外則有以勝物而其固萬物莫足以傾之獨立不懼而其守舉世莫得以易之則所據之地可謂之闕且久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則據於德之效也據於德所以體道也依於仁出入起居視聽食息無時而違仁也仁者人也人之成位乎天地之間以其仁而已不然則皇皇然無所依矣猶之父者子之天也而子依之夫者妻之天也而妻依之不得而違也君子依乎中庸亦若是而已爲中庸之不可須臾離也依者違之反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依於仁之效也依於仁所以成德也義宜此者也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故曰入而不仁

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故君子依於仁而足矣其
謂倚一偏也孰謂三月不違仁而又不足於義乎道者
天也故言志德者地也故言據仁者人也故言依至於
遊於藝則所以閑邪也蓋士志於道苟未至於縱心則
必有息遊之學焉傳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不有博
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固惡矣而其惡止於博
奕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心之放逸熱焦火而寒凝
冰何所不至哉是以聖人寧取於博奕也况六藝之正
乎故游於禮所以防其躁也游於樂所以遵其和也游
於射所以正內志而直外體也御也書也數也亦若是
而已是皆操心之術也先王之時自幼子常示無誑六
歲學方名十年學幼儀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以至於灑

埽應對進退無非學者庸詎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不
緣是而得乎故游於藝所以守仁也本末內外交進而
不遺則於宅心而執厥中亦何患於弗克哉

楊曰志於道則心之所之無非道也據於德則所居而
安者無非德也依者對違之稱依於仁則無違仁也人
之於游則縱而至於放者有矣故君子之游必於藝焉
所以閑其內也夫道之不可須臾離也蓋如是
尹曰志道以致之據德以行之依仁以居之若夫藝則
游之而已游者涉而不有過而不存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范曰夫子誨人不倦苟能以禮見者未嘗無誨焉老子
曰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分人己愈多成人

所以成已也

謝曰束修不必用於見師古人相見之禮皆然言及我門者苟以是心至未嘗不教之

楊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故不倦也

尹曰苟以禮來者無不教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明道曰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它說便好若初學却須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恐止人好問之心又曰學要自得古人教人惟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

深遠矣又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得不深徹久將理來低看了

伊川解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待其誠至而後告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既告之必待其自得也憤悱誠意見於辭色也

范曰夫子之學猶發憤忘食則進也勇悱則其慮也深因而啓發之則其人必自得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顏子是也有成德者有達才者有答問者憤悱之類是也有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也

呂曰憤者不得於心悱者不得於言

謝曰非不欲啓也要之不憤則不能啓非不欲發也要

之不悱則不能發以其心不在焉故也識一隅必無不
識三隅之理不以三隅反豈惟不能推類蓋雖一隅亦
不識矣語之無益復如有復於王之復

楊曰善教人者使人繼其志欲其自得之故如是

尹曰憤悱誠意見於辭色者待其誠至而後告之告之
必待其自得乃復告耳以三隅反者通類之謂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伊川解曰食甘美則飫飽有喪者在側豈能甘也

范曰此所依於仁也故聖人推其心以教人所以使民
相愛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哀樂不可以無常無常非
所以養心也哭與歌不同不惟恤人亦所以自養也
謝曰於此可以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

然後可以學道未嘗飽臨喪哀也是日哭則不歌哭非
爲生者故也聖人哀樂中節未有終日之間其哀不變
者其終日之間其哀不變亦過而不化矣蓋其他感
物而樂亦有之特不歌耳

楊曰方匍匐救之而飽食於其側仁人不忍也哭則不
歌哀樂不相襲也

尹曰臨喪哀也故食未嘗飽異哀樂也故哭則不歌於
此見聖人忠厚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明道曰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孔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君子所性雖大行不
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行其何

累於已

伊川解曰用舍無所預於已安於所遇者也或曰然則知命矣夫曰安於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然而安之不以命知求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

橫渠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能 又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淵惟我與爾有是夫

楊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伊川解曰子路自負其勇謂夫子必與已故夫子抑而教之

范曰仲由好勇故以行三軍爲問意其必與已也由之勇雖不至於暴虎馮河然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故其害上也又甚於匹夫矣故每言必抑之凡勇者皆不與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勇而能怯者也

呂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顏所同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孔子所獨也臨事而懼則備必豫好謀而成

則動不妄

謝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始可謂真知物裁之分者也至有欲心者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是以唯回可與於此子路雖非貪夫位慕夫祿而有利心也然勇也能無固必乎至謂子行三軍則誰與其論益卑矣夫子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特因其失而救之不謀不成不懼必敗雖小事尚然况於行三軍乎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在聖人豈有不正乎蓋懼特慎而不忽之謂

楊曰子路以孔子行藏與顏氏同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意其與已也然勇而無禮非所以行三軍也故孔子以是退之

尹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因其所遇命不足道也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子路負其勇謂子行三軍則誰與意孔子必以與已也故抑之曰搏虎而涉河死而不悔如是之勇吾不與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伊川解曰富貴人之所欲也苟於義可求雖屈已可也如義不可求寧貧賤以守其志也非樂於貧賤義不可去也

橫渠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執卑以求富求之有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范曰富人所欲也聖人其欲貧而惡富哉苟以道得之

雖執鞭之士可爲也而况其上者乎如其道則從志而已矣可違道以求富也哉

呂曰居卑居貧君子有時而願爲惟得之有命故無心於求

謝曰天下之人徒能言富不可求惟夫子真知其不可求也是以從吾所好

楊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也以其在天無可爲之道也

尹曰可求者義在我故也非義則在外者也故從吾所好

子之所慎齊戰疾

伊川解曰三者夫子所重慎人之事爲多矣能察知所

慎善觀聖人矣

范曰慎齊所以交神也慎戰所以正人也慎疾所以保身也於齊也不致其精誠則無以交鬼神於戰也不能臨事而懼則無以正人以疾疾爲小而不慎則危身之道也

呂曰三者神人而已事神之至莫先於齊用人之先無慎於戰養已之功無過於疾

謝曰以誠敬維持之謂慎齊所以交鬼神誠則有不誠則無戰與疾如臨澁履薄如何不慎

楊曰齊所以交鬼神戰所以用民命疾所以傷吾生君子之所宜慎者孰大於是是故孔子齊必變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蓋其慎之如

此

尹曰齊交乎鬼神戰決乎存亡疾繫乎死生夫子無所不慎弟子識其大者記之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伊川解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當食而聞忘味之美也三月乃音字誤分為二也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歎其美也作三月則於義為不可

聖人不當固帶如此

又語

錄曰三月本是音字謂在齊聞韶音字分為三月傳寫之誤也聖人所過者化不應忘味之久也又曰聖人不凝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歎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門人因此記之

范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誠之至感之深也夫子不意學樂至如是之美故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世家有學之二字

謝曰三月不知肉味以意逆志讀之方其感時不知肉味也則宜然三月之間無一日之忘則以幾於固矣蓋志於累月之久尚時有感於心者不忘至於踰時則泊然矣程侍講以三月為音字

楊曰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蓋前古所無而後無繼者則韶之盡善盡美可謂至矣此夫子所以不圖樂之至於斯也故聞之不知肉味伊川謂在齊聞韶音字分而為三月傳寫之誤也聖人所過者化不應忘味如是之久也

尹曰子聞韶音當食而忘肉之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歎其美也臣聞師程頤曰三月當作音字傳寫之誤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伊川解曰夫子爲衛君乎問與輒否乎仁人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謝曰介甫曰塗之人小者知有財利大者知有權勢其上乃知有名而已知有財利也奪之則怨知有權勢也黜之則怨知有名也毀之則怨伯夷不知有此三者知求仁而已求仁在我其得之無所德其不得之無所怨故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夫財利權勢聲名固

民之欲也先王因民之欲而節文之以禮樂欲民之仁也然後世知財利之可以爲侈知權勢之可以爲驕知聲名之可以爲夸而莫知仁之可以安且樂也自子貢之徒於天下之理晰矣尚疑伯夷之用心則魯魯者豈足悲乎大意知察言而觀色則當如此非機巧也與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意異辭欲巧亦學者窮理一事也楊曰衛太子蒯聩得罪於靈公而奔宋已而之晉趙氏靈公怨其出奔也謂少子郢曰吾將立若爲後靈公卒夫人立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有亾人之子輒在不敢當於是衛人立輒爲君昔者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則世子亾而立嫡孫禮也然則郢之讓輒之立正也趙簡子欲

立蒯瞶而衛人以兵拒之不得入夫蒯瞶得罪於靈公
出奔不宜有衛也衛人以輒爲君矣則其拒之宜若可
然故冉求以爲問夫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國
君乎居衛而問衛君宜夫子之不告也故子貢以夷齊
問之夫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也伯夷兄也叔齊弟也
父欲立叔齊而叔齊以伯夷爲兄而讓之伯夷以爲父
命也不受而逃去故國人立其中子而夫子賢之子貢
以是知其不爲衛君也何以言之蓋爲臣而不命於其
君爲子而不授於其父而有其國義之所不與也伯夷
爲兄叔齊讓之猶弗受也况得罪於其父乎則蒯瞶不
宜有衛明矣夫人以靈公之命而立郢受之可也而以
輒在爲辭其庶幾叔齊之義乎然輒之立以蒯瞶嘗爲

世子故也蒯瞶未嘗爲世子則郢何辭焉而輒亦何自
而立耶故春秋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書世
子所以罪輒也然則蒯瞶之入爲輒者宜奈何去位從
之可也拒之不可也國人拒之而立郢則其義兩得矣
說者以爲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夫惡父子
之爭雖庸夫愚婦知之矣而謂求賜之賢必待問而後
知耶失其旨矣 或問夫子爲衛君子貢自以意對可
也何必更以夷齊爲問曰向嘗解此一段亦未盡瞶得
罪先君而輒乃先君之命此其可疑又與夷齊事頗相
類故以問也當是時瞶以父爭輒便合避位國人擇宗
室之賢者立之乃善又問伯夷當初若還立時如何曰
伯夷不得罪於先君又問子路事孔悝死得是否曰亦

是若使孔子爲之則如之何曰它當自有處也又問方
曠爭之時勸輒避位不從則去之如何曰可子路先以
勸孔慳不可與其事只是失之太遲若使子貢問衛君
孔子必不答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君乎曠輒事史記
兩處出當以衛世家爲正

尹曰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位孔子賢夷齊則其
不爲衛君也可知矣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

明道曰樂亦在其中須知所樂者何事 又曰百官萬務
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
無一事

伊川解曰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故曰樂亦在其中
非樂蔬食飲水也不義而富貴視之輕如浮雲也

范曰夫子所樂非蔬食與水也雖貧而未嘗不樂夫道
其有貧賤哉以義而得之行乎富貴不義而得則若浮
雲然無有也

謝曰非樂蔬食飲水也蓋蔬食飲水不足以害其樂然
則夫子蓋無所樂也無所樂天下之至樂也如此則視
義富義貴亦如浮雲而况不義乎

楊曰天爵之貴備萬之富皆具於吾身天下孰加焉故
雖飯蔬食飲水人所不堪者樂亦在其中矣趙孟之所
貴趙孟能賤之則視其去來之輕真如浮雲耳學者能
究其所樂則不義之富貴於我乎何有

尹曰君子所樂者非疏食飲水所能奪故云樂在其中矣不義富貴非所也故曰如浮雲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伊川解曰此未贊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易易道無大過矣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皆謙辭又語錄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則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以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大過謬言學與大過皆謙辭也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不知聖人何因學易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矣此大故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

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又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此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他經唯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又曰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矣聖人使弟子俟其贊易而後學之其過鮮矣又曰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則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以無大過差易之道惟孔子無大過

范曰夫子之爲是言蓋未五十也五十而知天命故可以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可以無大過至於小過則聖人不自必其無也然則聖人有過乎曰聖人與人同類奚而無過也堯舜舍己從人舜曰予違汝弼庸非

過乎夫惟過而能改不遂其非此所以為聖也是故夫子以不善不能改為憂其未學易不敢自以為無大過也

謝曰因是知正六藝非夫子初心刪詩定書贊易道以黜八索皆其自衛反魯之後乎然昔之說易其殺亂如八索者蓋多待夫子贊而黜之然後其道可以大明可以大無過指易書之害正者言也

楊曰知性知天然後可以言易知易然後可以無大過蓋與天地不同相似則斯為過矣與易為一然後無過孔子之學易宜不待五十言此者欲學者當其可而不躡等也

尹曰臣聞之師程頤曰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有過

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易道明矣曰大過曰加我數年皆謙之辭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明道曰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又曰詩書統言執禮

人所執別

別一作行

伊川解曰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眾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達也惟於詩書執禮則必正其言也 又語錄曰雅雅素所常言也 范曰雅正也惟正可以為常故雅亦常也子所雅言者常言也每言必以詩書明之不然則執以禮其所常言不出乎此故曰皆雅言也

謝曰詩書執禮乃聖人之常言也因記夫子談易之語而以類記之

楊曰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

尹曰雅者正也惟正可以爲常故雅亦素也雅言者所常言也孔子常言必明以詩書或執以禮弟子因其語學易而類記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伊川解曰葉公不知仲尼故問於子路子路以其不知聖人也故不對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人也惟自謂其好學耳

范曰發憤忘食者好學也樂以忘憂者好道也不知老之將至者日不足也此夫子終身之所行故欲以語人也

謝曰發憤忘食非濟欲者樂以忘憂非累物者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要其極亦無我之事楊曰葉公不足以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故子路不對而孔子語之如此必有因其所問而告之者亦以發子路之知也

尹曰子路不對葉公以形容之難也孔子所以語之蓋不自居其聖者而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韓持國謂明道曰若有人明得了者先生信乎先生曰若有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便是至言也

伊川解曰非自謂好學也所以勸人學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又語錄曰生知只是他生自知理義者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老聘訪官名於鄉子何害爲孔子禮文官名旣欲知舊物又不可望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又曰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才也 或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范曰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此所謂中庸無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也夫子不自以爲生知而曰好古敏以求之所以道中庸也夫生而知之者天也學而知之者人也聖人所以帥人者學而已其在天者非所以教也

呂曰好古敏求及其知之之一也孔子誠以致學之功而齊生知之德

謝曰至於入聖域則不論生知與學知之異言我非生而知之云爾其言則不居聖其意則不讓矣

楊曰孔子之聖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門人如顏淵猶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子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蓋不以生知自居而示人以學使

知所謂不可階而升皆可學而至也其循循善誘蓋如是

尹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爲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必待學而後能也子不語怪力亂神

伊川解曰怪異勇力悖亂鬼神之事皆不以語人也范曰君子非正不言其所言者常道也明庶物察人倫而已是四者不可以訓也學者之言及此則心術不得其正未有不入於邪說者也

呂曰怪不中也如素隱行怪之怪闕力也亂不治神妙理也語怪則道不中語力則德不立語亂則術不修語神則聞者惑

謝曰介甫云怪非常也蓋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游曰夫子語治而不語亂何也君子樂道人之善惡言人之惡則語治而不語亂者聖人之仁也且語治而已則是非美惡較然明矣何必語亂而後可以爲戒楊曰怪力亂神敗常亂俗故不語也

尹曰怪異勇力悖亂鬼神之事皆不語恐惑人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范曰見善從之者以善爲師也見不善改之者以不善爲師也三人行必有善有不善在彼而我皆得師焉是以君子顛沛造次不離於道也豈獨三人哉君之於臣

今人之於古人雖之夷狄觀於鳥獸入乎患難皆可爲師

謝曰善吾師也不善亦吾師也

楊曰學者何嘗師之有苟可以長善而救失皆吾師也故三人行必有善可擇而從不善者可省而改是乃得師也

侯曰雖聖人未嘗無師也從之固吾師也改之亦吾師故也

尹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不善者皆我之師進義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伊川解曰人莫不知有命也臨事而不懼者鮮矣惟聖人爲能安命 又語錄曰天生德於予便是命聖人極斷置以理

范曰人事備而後可言天性道盡而後可以言至命生德於已者天也假手於人者命也桓魋豈能違天乎

謝曰天生德於予是夫子與天合德矣與天合德則天且不違况桓魋乎然聖人不敢必其不我能害也使其能爲我害亦天也故曰其如予何

楊曰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予何哉

尹曰天其或者生德於予則宋司馬其如我何聖人安命故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

伊川解曰孔子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三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告之以無隱也 又語錄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若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曰吾無隱乎爾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息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

范曰夫子之於人無所不用其極惟恐人以已爲不可及而不學故告二三子無隱欲其皆如已也

呂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謝曰道在八荒之外近在父子夫婦之間視聽食息之際雖聖人何得而隱哉仰觀俯察無往而不與二三子共之也二三子特習矣而不察耳故曰吾無隱乎爾若不與二三子共之豈所謂天下之達道乎

游曰聖人語默動靜無非教者其所以與二三子者甚易知而易見也惟其聽之者自不能見則以爲有隱耳其曰是丘也者質諸已以實其言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亦天而已矣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性與天道仲尼固嘗言之曷嘗有甚高不可測之論大而無當不近人情乎蓋亦

不離於文章也而學者自不能以心契則或疑其未嘗
言耳子貢既聞道矣故知夫子之未嘗不言也子路問
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
知死蓋能盡人之道則於事鬼神之道可以不學而能
也能知生之說則於死之說可不問而知也告人之道
於是乎盡孰謂夫子有隱於由乎

楊曰君子之道不出乎百姓日用之間夫何隱之有而
由之者自不知也疑若有隱焉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

尹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恐弟子不能窺識故曰
無隱爾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伊川解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一
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
范曰學者之序必主於忠信而後爲能行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文行外也忠信內也教者必自外入而文未嘗
不先焉文所以成始亦所以成終也故舉其成則曰文
行忠信

謝曰教止於此四事其實三事耳文也行也忠信也

楊曰博之以文約之以禮立之以忠信使知所以進德
教者之事孰大於是

尹曰四者皆可以入德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
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

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伊川解曰才德出衆謂之君子善人良善之人也有常雖無善而守其常分者也若實無而爲有以虛而爲盈處約而爲泰則妄人也難謂之有常矣

橫渠曰有常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范曰君子者聖人之次也有常者善人之次也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然則君子之次也世衰亂則無恒者多亡而爲有故不學虛而爲盈故不受約而爲泰故無度此所以不能有恒也

謝曰聖人大而且化君子得聖人之體而未化所以不見聖人思見君子善人不踐迹可以制行有恒者不越循法度而不敢以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耳所以不見善人思見有恒者

楊曰禮運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通謂之六君子則君子者聖賢之通稱也對聖人之言則君子其次也故聖人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然君子非仁無成名仁聖皆孔子所不居也有恒心然後可與爲善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善人不可得而見思見有恒者易曰恒久也以亡爲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何可久也虛也約也亦然故曰難乎有恒矣

尹曰猶言不得中行而與之思其次也

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

伊川解曰聖人之仁不盡物不驚衆也

也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是以小惡爲無傷而無去也故一物而不遺焉

謝曰袁息正說不綱者惡其取物之多不射宿者不欲陰中物

楊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則釣弋有時而爲之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聖人不爲也記此餘固可知也

尹曰釣而不綱不欲盡物也弋不射宿不欲暴物也推是心以往其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伊川解曰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所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記識之亦

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又語錄曰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無不知者

橫渠曰世有不知而作之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取也故曰我無是也 又曰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耳

范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聖人亦若是而已矣故不知而妄作者無有也多聞而擇之多見而識之指學者以致知之道也

呂曰不知而作不免乎狂聞見之學雖曰未達而所行所知未悖於道見有目之所及聞者知所不見從者敏於行識者識之心而將行知者明之而已亦不失於心聞廣於見從愈於識識愈於知此其序也

謝曰知者心有所覓也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擇而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

楊曰孔子述而不作况有不知而作之者與故曰我無是也夫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多聞多見未足以與此故爲知之次夫不知而後有妄作多聞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能識之雖未足以爲知之至然與夫不知而作者蓋亦有間矣

尹曰事必知其道而後可作蓋不知其道而作之者妄也故孔子曰我無是也雖未知其道若能擇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次欲知其道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伊川解曰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者也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互鄉之童子來而門人怪之子曰與其進也之志善不與退而不善也拒絕之則太甚矣人潔已而來當與其潔也豈保其往而不善乎聖人待物之弘也

范曰聖人嘉善而矜不能互鄉之人夫子猶欲與之而不拒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上帝猶不絕也而况於聖人乎是以能改而新其德者必與之進雖惡人不絕也而况於童子能以禮見者乎

謝曰童子委贄而退蓋本無與先生長者抗禮之意此門人所以惑也然先生與之進則進不與之進則退庸何傷蓋人苟有潔已之心以進亦可與也豈保其異日

弗畔哉

楊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蓋始學之事也子張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則裕乎此矣况孔子乎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在始學者不能不惑也然人潔已以進則與其潔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於互鄉又何擇焉尹曰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者也童子見門人惑故夫子曰與其進之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絕拒之則已甚矣人潔已以來當與其潔也安可保其往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伊川解曰爲仁由已欲之則至未有力不足者也

范曰仁者性之所有也爲仁由已故不遠欲之則至矣

行之則是也不求之已而求之外則遠矣

謝曰我未見力不足者我欲仁仁自至矣

楊曰爲仁由已則我欲仁斯仁至矣

尹曰爲仁由已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伊川解曰陳司敗問昭公之知禮乎夫子以知禮答之而司敗以爲黨在所不答也而復自云有過者巫馬期約以復告也又語錄曰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

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候其反命故須至答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或問注言諱君之惡是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已曰非是歸過於已此事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取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知禮却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取同姓爲禮亦不可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范曰天地定位而有君臣紀綱人倫故聖人謹之以爲民之防也昭公之行不可揜也在夫子則當諱於陳司敗何有焉夫子引爲已過所以存君臣也

呂曰此與以微罪行同義黨君之過小彰君之惡其過

大乃所以爲義

謝曰陳司敗泛問昭公知禮與不知禮與沈同問燕可伐與不可伐於孟子同也孔子豈敢對以不知禮若復問取同姓爲知禮與不知禮則孔子當別有論陳司敗不復問直以爲黨聖人豈復辨以我爲無過也

楊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蓋居是邦而問其君其對之宜如此也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謂孔子爲黨巫馬期以告者司敗之意也欲得孔子之言以反命故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受其過而不辭不爾則無答可也然夫子旣自以爲過則昭公之不知禮亦從可知矣

尹曰人問國君知禮否乎對曰知禮者宜也司敗以孔

子爲黨而陳其事在所不答也而云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以巫馬期請復命故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伊川解曰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

范曰歌之善者猶樂之而况於德之善其有不勉而進之者乎君子成人之美凡皆如此也

呂曰使反之而後和之亦與人爲善之義

謝曰記聖人與人盡歡非貌親也

楊曰反之而後和所以繼其聲也君子樂取諸人以爲善者如此

尹曰此記孔子樂善與人同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伊川解曰常人於文飾則皆欲勝人實行則未之見也

又語錄曰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 又曰文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范曰文莫吾猶人也文不能勝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者行未得爲君子也文不能勝人行未得爲君子此所以進而不已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責已所以勉人也

呂曰莫之爲言猶曰得不也孔子自謂我之文章得不與人同乎但躬行君子自謂未得耳此非謙辭亦庸言庸行之至聖人有所不能

謝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讓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楊曰學者既其文而不孚其實故躬行君子未之有得尹曰子言文則吾莫能過人也至於躬行君子則未之見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伊川解曰夫子謙自謂不敢當仁聖然行之而不厭以誨人而不倦不厭不倦非已有不能也公西華見聖人之道遠而誨人不倦故歎曰正唯弟子不能學爾

橫渠曰君子於仁聖學不厭誨不倦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

范曰仁聖之次也聖人惟不自聖故能聖不敢當仁故能仁爲之不厭所以學於聖也誨人不倦所以志於仁也夫子自言能此而已蓋謙也公西華以爲二者乃所以爲聖仁故弟子不能學也

謝曰學不厭教不倦則聖且仁矣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楊曰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宜若相遠矣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則仁與聖皆孔子不敢居也蓋仁者通上下言之也苟有功效施於仁皆可謂之仁故雖管仲亦曰如其仁語仁之至非大人其能當之若夫聖人則人倫之至無以尚之也然孔子所不敢居者名而已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有

其實而不居其名正唯弟子之不能學也

尹曰盡仁道卽聖也唯聖人爲能盡仁道夫子自謙而不敢當然行之而不厭誨人而不倦則知仁備矣故公西華曰弟子所不能者正以此耳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伊川解曰夫子病子路請禱子曰有是理乎子路以古人之誅對夫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故曰丘之禱久矣

范曰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有疾而禱禮之常也夫子仕於魯恐其禮未得也故問曰有諸子路以誅對夫子因教以素行合於神明不欺其誠則是爲禱故曰丘之禱

久矣

謝曰此非夫子不禱語子路以禱於鬼神之理也鬼神可以誠意交則禱之理有也不可以誠意交則禱之理無也使其無不禱可也使其有則夫子之誠意亦足矣故曰丘之禱久矣

楊曰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其禱也久矣

尹曰禱者悔過遷善祈祐於神也聖人未始有過無所不善自求多福而已何事於禱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伊川解曰奢儉皆失禮也而奢之害大

范曰奢儉皆非禮之中也與其失之奢不若失之儉儉猶得禮之本不孫則爭爭則亂之所由生也故聖人戒

之

謝曰儉特不可謂之中道犯禁陵上之過則亡也至於奢則豈特過中而已故曰不孫

楊曰奢則僭上故不孫不孫亂之道也儉不由禮則固而已矣然猶近本也故與其不孫也寧固

尹曰奢儉皆失中也而奢之失爲大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明道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伊川解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范曰君子居易故常泰小人行險故多懼有諸內必形諸外二者皆其心自取之也夫子言君子小人必相反所以使人辨之也

謝曰不憂不懼所以坦蕩蕩懷得失之心所以長戚戚
楊曰居易俟命故坦蕩蕩放利而行則既得之又患失焉故長戚戚也

尹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常憂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伊川解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容之盛也善哉門人之能觀聖人也 又語錄曰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范曰溫而厲故不柔威而不猛故不暴恭而安故不勞
溫也威也恭也三者性之德厲也不猛也安也三者德之修故能中和也

呂曰言溫而厲故孫出而可法色威而不猛故望之儼

然卽之也溫貌恭而安故動容周旋中禮

謝曰三事皆聖人之仁義禮智充溢於中而睟面盎背
而然在他人溫則不厲厲則不溫威則猛不猛則不
威恭則不安安則不恭如伯夷柳下惠之氣象猶在兩
偏若下惠則溫勝厲若伯夷則厲勝溫其唯聖人之時
然後溫而厲乎威非作威蓋德威也心慢而貌恭則雖
恭而不安 又語錄曰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
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
恭謹必勉強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
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須子細體認取
楊曰以直而溫故厲以德而威故不猛由禮而恭故安
如是然後爲盛德

尹曰聖人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溫而厲威而不猛恭
而安非善觀聖人者不能形容至此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四上

皇朝文獻通考

詩言精義卷四

文獻通考

